

听蝉

□袁方明

成都锦江区落虹桥的路边，有一排高大挺拔的法国梧桐。每到夏天，这里是蝉的欢乐场和逍遥地。它们在骄阳下尽情地高歌。

我在这里住了两年，也听了两年的蝉鸣。

蝉是光明和温暖的使者。蝉一生要经过幼虫、蝉蛹、成虫3个阶段，幼虫在地下生活5-12年才能钻土而出。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黑暗的地下度过，成虫后，见到光明就引吭高歌，感到温暖即鼓腹而鸣。如果听到蝉鸣，就表示炎热的夏天来到了。

蝉是复活和永生的象征。一般来说，蝉的一生要经历5次蜕皮（4次在地下，最后一次在地上）才能变成成虫。每年春暖花开、天气转暖时，幼虫从地下爬到地上；秋去冬来，潜入土中，蛰伏避寒。

蝉每次蜕变时，蜕去老旧的、干枯的、浅黄色的蝉壳，换

来娇嫩如婴儿般的、浅绿黄色的新身。每次蜕变后，身体就变得更强壮、更有力。蜕皮象征着生命的再生，挣脱束缚，摆脱旧身，走向新生。由此，中国古人将蝉视为复活和长生的象征，周而复始，延绵不绝。古人常把玉制的蝉放入亡者口中，祈求佑护和不朽。

蝉是高洁和圣洁的象征。古人以为蝉不食五谷，只是吸风饮露，如同“姑射山之神人”，不食人间烟火。它们栖息高枝，远离尘嚣。因此，自古以来，人们对蝉赞誉有加，并视之为高洁君子的象征。蝉如同梅兰竹菊一样，深受文人墨客和百姓的喜爱。

蝉寄居在窗外对面的梧桐树上，坐在家或躺在床上随时可听到蝉鸣。蝉的叫声清越高迈，或高或低，或强或弱，或短促或悠长，或高亢或低缓，穿过浓密的树叶，越过熙攘的人群，刺激耳膜，直入

心田。

清晨的蝉声是让人喜悦的。盛夏的清晨，一觉醒来，窗外的蝉鸣如海涛，一阵一阵地袭来；如晨钟，启人清醒。

中午的蝉声是让人烦躁的。酷夏的午时，高温炙烤着大地，热气上升，三伏天更是酷热难耐，人也感到心烦气躁。午时的气温最高，蝉也叫得更热烈。这时听到蝉声难免心烦意乱。

傍晚的蝉声是让人心静的。夏天的傍晚，红日西坠，彩霞满天，万物逐渐安静下来，人的心也逐渐宁静。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，一进门，蝉声又从窗外响起。虽然这时人多有疲惫，但蝉声没有午时那么高昂激烈，强度有所降低，时间有所缩短，间隙有所增长，变得缓慢悠扬起来。坐在沙发上，听着蝉鸣，如同听一首轻松悦耳的音乐，如牧童的短笛，如晚唱的渔歌，心

也慢慢变得安宁起来。

深夜的蝉声是让人思乡的。如果这时正好有满月从窗外照进来，听着如倾如诉的蝉声，望着圆月，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蝉卵化而生，母蝉产卵后就离开了，任凭蝉卵自生自长。幼蝉历经多次蜕化后，终于在夏天高鸣高唱，而父母却不知去向，思父无途，念母无径。

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离开故乡多年，一个人来到成都谋生。父母亲友远在老家，一年中难得团聚团圆，只有在满月时徒受思念之苦，徒流思乡之泪，徒伤离人之悲，徒感劳奔之苦。人与动物大抵如此，万物大抵也如此，听蝉听音，听音听心，人心、蝉心相似相通，情何以堪？

我就这样听了两年多的蝉鸣，听着相同又不同的蝉鸣，感受着不同的心境，感受着时序的变化，感受着万物的荣枯，感受着岁月的流逝。

不热的夏天

□许启勇

今年夏天热得异乎寻常。即便立秋已久、处暑已过，酷热依旧。回望这个刚过去的夏天，气温之高、持续时间之长，均为罕见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夏天并非这个模样。

我小时候，夏天一到，就会被送到农村的姑姑家。那里有河流、池塘和竹林。在老家，我从未觉得热是一个问题，常常专挑下午两三点钟出去玩，不然时间太短，无法尽兴。我和小伙伴们在树林、草丛、田坝里乱钻、追逐，从不怕头顶的大太阳，只担心会遇到绿油油的“豁拉子”——被这小东西蜇一下，可谓痛不欲生，比中暑难受一万倍。好在漫长的童年、少年时代，我只

被蜇过一次。如今回到老家，真想再觅一只“豁拉子”来打击报复一下，可已难寻其踪迹了。

痛快玩了一下午后，我们就到小河沟里游泳。那河沟真的小，平躺下后，水仅仅能没过肚脐眼儿。游是游不了的，最多只能蠕动两下。好在水质干净清凉，河沙细腻而柔软，躺在这样的河沟里，享受着河水缓缓流过身体的惬意，脑袋下再垫一块稍高点的鹅卵石，如果无人打搅的话，甚至很容易就睡着了。

年龄大一点，并且掌握了游泳技能后，我发现小河沟再也不能满足需求了，于是转战池塘。池塘水深及腰，宽约数

米，可以真正地游泳，更深的地方，大人是不允许去的。池塘中间有几片大大的荷叶，荷叶上亭亭玉立着清莹的荷花，荷花上偶尔会有蜻蜓飞来立在上头。我游到荷叶下面，再探出脑袋。远处是落日的余晖，近旁是悠悠的荷香，微风徐来，凉意浸身，那感觉，再舒服不过了。

只是有一点不好，池塘是放鸭子用的，所以，鸭子下水，我就得上岸。站在岸边数鸭子，二四六七八，“嘎嘎嘎嘎”，从没数对过。

现在想来，之所以会觉得老家的夏天不热，那片竹林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茂密的竹叶一来过滤了阳

光，起到物理隔热的作用；另一方面，风一吹还会发出“哗哗”的响声，如大海潮汐一般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再加上四周此起彼伏的虫鸣蛙叫和沁人心脾的稻禾清香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一把蒲扇，一席凉床，就能睡得很安稳。

老家的种种清凉，其实都与大自然相关。现在流行露营，也是人们期盼回归大自然的表现。大自然除了能安抚我们的身体，更能舒缓我们的心灵，所以才会如此令人向往。不要忘了，我们本就来自大自然，更是大自然的一部分。保护好大自然，即便再热的夏天，我们也能安然度过。

屋檐下的丝瓜

□周依春

不知何时，一粒丝瓜籽掉进了老屋阶沿的石缝里。慢慢地，丝瓜籽伸出两片嫩芽，从石缝中冒出来。能在夹缝中求生存，我惊叹种子的力量，更赞美生命的顽强。

阶沿上长出丝瓜，古稀之年的父亲还是头一次见到。一株瓜秧，一个希望，父亲满是欣喜。“一个新的生命萌芽，何不为它的成长助力、精心呵护呢？即使它不开花、不结果，也会给夏季寂寞的老屋带来一丝绿意与清凉。”父亲说。

父亲找来一根竹竿，一头靠在丝瓜根上，一头靠在堂屋

的柱子上，再在两根柱子间拉上一根绳子，搭建起一个简易的丝瓜架。丝瓜藤顺着竹竿一天一天地慢慢往上爬，父亲时不时把丝瓜藤理一理，让它顺势而上，自然生长。

炎炎夏日，烈日当空，上蒸下烤，禾木焦渴，父母每次浇花都不会忘记这株丝瓜秧，都会把它灌饱。渐渐地，丝瓜藤爬满柱子和绳索，形成一个天然的凉棚。入夜，父母坐在瓜藤下，遥望天边的星星，与远在他乡的子孙们对话；听蛙鼓蝉鸣，感受乡村之夜的静谧；在“禾下乘凉”，找回返璞

归真的感觉。回归田园，怡然自得。

一天，弟弟回了一趟老家，把丝瓜的图片发到微信群里说：“丝瓜开花了！”我放大图片一看，绿油油的瓜藤上开出一串金黄色的花朵，鲜艳夺目，花香四溢，惹得蜂蝶来回翻飞。有家人在群里急切地问：“有没有结果呢？”憨厚老实的弟弟回答：“还没有。”

春华秋实，刚开花自然不会那么快就结果。我想，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。我们对它的期望值既不能太高，又不能操之过急，一切都

应顺其自然，因势利导，不然会大失所望，甚至适得其反。

没多久，金黄色的丝瓜花渐渐凋谢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小丝瓜，苍翠欲滴，娇嫩无比。父亲把它们像宝贝一样侍弄着，浇水施肥，盼着它们一天天长大。终于等到了丝瓜成熟的那天，母亲把它们摘下来，足足装了半筐，一半做成白油丝瓜，鲜嫩爽口，一半做成丝瓜汤，清香润喉。

我们津津有味地品尝着，这是劳动的成果，更是幸福的味道。

春花小馆

□王永忠

一年半前，楼下的串串店换成了一家小饭馆。

店面很小，也没怎么装修，只是挂上了红底黄字且不大响亮的招牌——春花小馆，倒也配了这老旧街区的调性。它和众多苍蝇馆子一样隐在参差错落的街面里，稍不注意，便会错过。

春花小馆的老板并不叫春花，是个40岁出头的女人，圆脸盘子，大眼浓眉，肤色略黑，面颊上两团擦不去的酡红衬得脸色愈暗。她声音爽朗热情，带着一股子利落劲儿。

我常去春花小馆，并不是为小菜味道而去，原因有二：一是近，二是热闹。对于吃食，我的要求向来不高，但我喜欢热闹，春花小馆恰恰满足了我爱热闹的需求。

夜幕将近时，是春花小馆最忙碌的时候。渐渐亮起的万家灯火，忙碌一天的大人小孩热热闹闹地从门前走过，饭馆内人声鼎沸，老板脆亮的声音夹在嘈杂的人声中，听得人欢喜：“凉拌肚丝？好嘛。”“甜皮鸭，一份。”“今天腰子新鲜得很。”

即使在最拥挤的饭点，春花小馆也有我的一席之地。一张窄方桌，一碟红油泡菜或凉拌折耳根，配上两个炒菜，一个人、一杯酒，慢慢啜、慢慢品。一顿饭，我能消磨一两个小时。老板很大方，并不因我磨蹭而怠慢我，容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看这算食瓢饮的人间百味。

脚下生风的外卖员捧着一碗捞面，“呼哧呼哧”几口吃完，凳子还未坐热，又脚步匆匆地送餐去了。西装革履的小伙，点一份盖饭，一瓶啤酒，就着老板赠的一碟小菜，慢慢吃着，脸上表情放松自在，似乎连头上那喷了发胶一丝不乱的头发都松懈了好些。

饭馆里，最多的是住在附近的居民老小。经常和我拼桌而坐的大爷，年过八旬，虽已儿孙满堂，却是一人独居。他和我一样，一杯酒，一盘子菜。我们摆起龙门阵，也很潇洒。

我还常常碰到一个带小娃娃的婆婆，娃娃三四岁，脸蛋肉鼓鼓，可爱得很。婆孙俩只点一份面，老板每次都把那碗面装得满满的，像小丘一样冒起。这是老板恰到好处的好意。

在春花小馆，不论年龄，不分职业，只要进门了，坐下了，就是简简单单的食客。

年初时，因为疫情，我被关在家里一段时间。终于解封了，带着对热闹的渴望，我一路哼着小曲往春花小馆走。时值初春，天空仍是冬日般的灰白色，街道两旁的树枝上还没有新叶长出，光秃秃的，和这空落落的老街一样，了无生气。

抵达春花小馆后，蓝色卷帘门紧闭，正中央贴着一张白纸，纸上手写着“旺铺转让”4个大字。我心下怅然。